

畿輔通志卷二百九十五

雜傳九 元明

元

順天府

耶律楚材

舒穆魯拜達勒

梁陟

張子良

保定府

張柔

喬惟忠

賈輔

楊果

田漢卿

承德府

王德祿

田雄

河間府

賈德

天津府

張榮

正定府

董俊

趙迪

王善

李冶

安玉

李杲

羅天益

順德府

顏天翼

郝至溫

廣平府

劉肅

王磐

孫德芳

大名府

王鶚

盧世榮

宣化府

譚資榮

劉雄

口北三廳

舒穆魯明安

易州

隗辨

敬鉉

冀州

孫剛

趙州

王玉

定州

田忠良

明

順天府

蔡完者不花

劉永誠

李芳

王承恩

韓秀實

許紳

保定府

張永

陳矩

王安

鄧鄴

河間府

魏元禮

張玉

懷恩

阮浪

張紳

天津府

任資

正定府

崔亮

孫裕

高讓

房宗玪

順德府

劉于台

廣平府

蕭廷龍

申任

胡鯉

大名府

秦裕伯

紀著

孟國俊

宣化府

劉若愚

遵化州

門達

王岳

趙州

康海

薛維隆

深州

馮保

元

順天府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托雲子妻爲燕京留守遂居於

燕

雍正舊志

父履以學行事金世宗終尙書右丞

謹案錢大昕元史攷異云金史

有移刺履傳卽楚材之父也金人改耶律爲曳刺述律爲石抹食貨志歲賜篇有曳刺中書兀圖撒罕里謂楚材也蓋元初猶沿金人之舊稱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

後來皆易耶律字矣

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歷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
爲文若宿構金制宰相子例試補省掾楚材欲試進士科章
宗詔如舊制問以疑獄數事時同試者十七人楚材所對獨
優遂辟爲掾後仕爲開州同知貞祐二年宣宗遷汴完顏福
興行中書事留守燕辟爲左右司員外郎太祖定燕聞其名
召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帝偉之曰遼金世讐朕爲
汝雪之對曰臣父嘗委質事之旣爲之臣敢讐君耶帝重其
言處之左右遂呼曰烏爾圖薩哈勒原作吾圖撒合里而不名烏爾
圖薩哈勒國語長髯人也己卯夏六月帝西討回回國禡旗
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元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
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死於野後皆驗
夏人禡巴沁原作常入斤以善造弓見知於帝每自矜曰國家方

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爲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聞之甚喜日見親用西域厯人奏五

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謹案元史攷正云燕居叢談云庚辰歲楚材在塔什

干城當五月望以大明厯考之太陰當虧二分食甚子正時在宵中是夜候之未盡初更而月已蝕蓋大明之子正中國之子正也西域之初更未盡時安知不爲中國之子正乎此唐一行有里差之說謂千里互差一時者此也明年

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曰不蝕至期果蝕八分壬午八

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眞將易主矣明年金宗果死帝每

征討必命楚材卜帝亦自灼羊脾以相符應甲申帝至東印

度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

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角端能

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願承天心以全民

命帝卽日班師丙戌冬從下蠶武諸將爭取子女金帛楚材

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黃輒愈帝自

營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長吏生殺任情燕薊留後長官舒穆

魯軒達布

原作咸得卜

尤貪暴楚材奏請禁州郡非奉璽書不得

擅徵發囚當大辟者必待報違者罪死於是貪暴之風稍戢

燕多劇賊時睿宗以皇子監國事聞遣中使偕楚材窮治之

楚材詢察得其姓名皆留後親屬及世家子盡捕下獄戮十

六人於市民始安己丑秋太宗將卽位宗親咸會議猶未決

時睿宗爲太宗親弟故楚材言於睿宗曰此宗社大計宜早

定睿宗曰事猶未集別擇日可乎楚材曰過是無吉日矣遂

定策立儀制乃告親王察罕合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

王拜則莫敢不拜王然之及卽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

旣退王撫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國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時

朝集後期應死者眾楚材言於帝悉宥之中原甫定民多誤
觸禁網而國法無赦楚材議請肆宥詔自庚寅正月朔日前
事勿治且條便宜一十八事頒天下其略言郡宜置長吏牧
民設萬戶總軍使勢均力敵以遏驕橫中原之地財用所出
宜存卹其民州縣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貿易借貸
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鶻河西諸人種地不納稅者死監主自
盜官物爲害非輕深宜禁斷帝悉從之唯貢獻一事不允曰
彼自願饋獻者宜聽之楚材曰蠹害之端必由於此帝曰凡
卿所奏無不從者卿不能從朕一事耶太祖之世歲有事西
域未暇經理中原官吏多聚斂自私資至鉅萬而官無儲備
近臣博迪原作別迭等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爲牧地
楚材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

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帝曰卿試爲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使凡長貳悉用土人廩籍充足拜中書令事無鉅細皆先白之楚材奏凡州郡宜令長吏專理民事萬戶總軍政凡所長課稅權貴不得侵之又舉札哈紐赫均

續通志作札哈鈕祜錄均

與之同事權貴不能平軒達布以舊怨尤疾之譖於宗王宗王遣使以聞帝察其誣責使者罷遣之屬有訟軒達布不法者帝命楚材鞠之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謂侍臣曰楚材不較私讐真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中貴克斯布哈

原作可思不花

奏採金銀役夫及種

田西域與栽蒲萄戶帝令於西京宣德徙萬餘戶充之楚材

曰先帝遺詔山後民質樸緩急可用不宜輕動今將征河南

請無殘民以給此役帝可其奏壬辰帝南征將涉河詔逃難民來降者免死楚材請制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眾汴梁將下大將蘇布特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於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命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置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時河南初破俘獲甚眾軍還逃者十七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連坐由

是逃者多殍死道路楚材從容進曰河南旣平民皆陛下赤子奈何因一俘囚連死數十百人乎帝悟命除其禁金之亡也唯秦鞏二十餘州久未下楚材奏曰往年吾民逃罪或萃於此故以死拒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下諸城皆降甲午議籍中原民大臣呼圖克等議以丁爲戶楚材曰不可丁逃則賦無所出當以戶定之爭之再三卒以戶定時將相大臣有所驅獲往往寄留諸郡楚材因括戶口並令爲民匿占者死乙未朝議將四征不庭欲遣回回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楚材曰中原西域相去遼遠未至敵境人馬疲乏兼水土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從之丙申春諸王大集帝親執觴賜楚材曰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諸國及宋高麗使者來朝語多不實帝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此人

乎皆謝曰無有殆神人也帝曰汝等唯此言不妄朕亦度必無此人有千元者奏行交鈔楚材曰金章宗時初行交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爲利收鈔爲諱謂之老鈔至以萬貫唯易一餅民困用乏當爲鑒戒今卽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從之帝議裂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其計遂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給國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地稅中田每畝二升又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畝五升商稅三十分而一鹽價銀一兩四十觔既定常賦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時工匠製造糜費官物十私八九楚材請皆

考覈之以爲定制時侍臣托歡奏簡天下室女詔下楚材尼
之不行帝怒楚材進曰向擇美女二十有八人足備使令今
復選拔臣恐擾民欲覆奏耳帝良久曰可罷之又欲牧民牝
馬楚材曰田蠶之地非馬所產今若行之後必爲人害又從
之丁酉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
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曰
請校試之乃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經義詞賦論
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
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先是州郡長吏多借賈
人銀以償官息累數倍曰羊羔兒利至奴其妻子猶不足償
楚材奏令本利相侔而止永爲定制民間所負者官爲代償
之至一衡量給符印立鈔法定均輸布遞傳明驛券庶政略

備民稍蘇息焉有二道士爭長誣其讐之黨人爲逃軍結中
貴及通事楊惟忠執而虐殺之楚材按收惟忠中貴訴楚材
違制帝怒繫楚材旣而悔命釋之楚材不肯解縛進曰臣備
位公輔國政所屬陛下初令繫臣以有罪也當明示百官罪
在不赦今釋臣是無罪也豈宜輕易反覆如戲小兒國有大
事何以行焉眾皆失色帝溫言慰之楚材因陳時務十策曰
信賞罰正名分給俸祿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選工匠務農
桑定士貢制漕運皆切於時務悉施行之太原路轉運使呂
振副使劉子振以贓抵罪帝責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使
儒者爲好人何故乃有此輩對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
不義聖人之教如天之有日月豈得緣一夫之夫廢萬世常
行之道乎帝意乃解富人劉呼圖克瑪勒原作忽篤馬實喇卜丹

原作涉獵發丁

劉廷玉等以銀一百四十萬兩撲買天下課稅楚材

曰此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爲害甚大奏罷之帝素嗜酒日與

大臣酣飲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

鐵尙如此況五臟乎帝悟勅近臣日進酒三鍾而止自庚寅

定課稅歲有增羨至戊戌課銀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譯使安

天台引溫都爾哈瑪爾

原作奧都刺合蠻

撲買課稅

謹案邱濬大學衍義補云撲買

之名起於宋開寶三年謂通計應得稅錢

又增至二百二十

萬兩楚材極力辨諫至聲色俱厲言與涕俱帝不聽楚材歎

曰民之困窮自此始矣楚材當國日久得祿分其親族未嘗

私以官行省劉敏從容問之楚材曰睦親之義但當資以金

帛若使從政而違法吾不能徇私恩也歲辛丑二月三日帝

疾篤言脈已絕皇后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